

第一章 聲名遠播的惡女

九月正是吃蟹的好時候，也是夫人小姐們最愛舉辦宴會的時候，這位於長市路的平陽侯柳家大門外停滿了馬車，都是來參加宴會的。

正巧趕上平陽侯府四少爺科舉高中，柳二夫人高興的很，逢人就說自己那十五歲的兒子何等聰慧，嘴角都要裂到耳後了。

「啊！」

她熱情的與平日裡交好的夫人打招呼，正要邀請人往裡走，不遠處的荷花池那兒忽然傳來一聲尖叫，緊接著就是落水聲響起。

不等附近的人反應過來，驚叫聲也隨之傳來，「有人落水了！」

柳二夫人當即變了臉色，匆忙趕往荷花池。

荷花池邊，只見一個橙黃色的身影在水裡不斷撲騰著，岸邊圍滿了交頭接耳的人，時不時看向站在橙黃色身影正前方的女子，眼神中有畏懼還有厭惡。

女子身後除了個半大的小丫鬟之外，其餘人都對她敬而遠之，彷彿她是個瘟神，便是最氣憤的兩位楊家小姐也距離她好幾步之遠。

楊三小姐顫聲指責，「沈黛嬌，妳怎麼可以這麼做！」

被指責的女子微微抬了下眉，視線掃到她身上，一張能令晉陽城公子哥們心動不已的臉龐上卻是勾著一抹不屑，她嘴角揚起個弧度，嗤聲笑了。

這使得周圍的人更氣憤了，紛紛跟著指責。

「怎麼這樣啊。」

「推人下水還這麼理直氣壯。」

「噓，小點聲，要是讓她惦記上可要倒大楣的！」

「沈黛嬌，妳眾目睽睽之下推人下水，大家都可以作證，妳……」楊四小姐躲在姊姊身後衝著沈黛嬌呵斥，在接觸到她的目光後瑟縮了回去，頓了片刻又哼道：

「這回看妳怎麼說！」

「有這功夫說我，妳怎麼不下去救人？」沈黛嬌對楊家兩位小姐的討伐根本不在意。

她看著那在池裡撲騰的黃色身影，這會兒功夫不知道噙了幾口水，「救命」二字都快要喊不全了。

話音剛落，那邊急匆匆趕過來了幾個人，是平陽侯府的丫鬟婆子，到池邊就直接下水救人了，緊接著遠處聽見動靜的夫人們才趕過來。

圍著的人紛紛讓道，這時在岸邊嚇呆了的丫鬟才哭著去扶被婆子拖上來的自家小姐，伴隨著圍過去的兩位楊小姐，荷花池這兒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了幾個人身上。

柳二夫人今天主持大局，看到這番情形，再看那肇事者，頭忍不住痛了起來，「快將孟三小姐扶去休息，請大夫過來瞧瞧。」

被水噙得恍恍惚惚，好不容易才微微回神的孟芙倩在聽到柳二夫人的聲音後，腦子裡閃過自己被人推下水的畫面，淚珠子直接滑落，委屈的大哭了起來。

她頭上新買的釵子掉了，從長姊那兒借來的耳環也掉了一只，為了今日平陽侯府的宴會，額外訂製的衣裳如今浸透了池水黏在身上，還附帶了荷花池內的殘葉，

出門時添了又添的妝如今花了一臉，可說是狼狽至極。

她心裡委屈到了極致，衝著沈黛嬌恨恨道：「沈黛嬌妳要殺人啊！」

一陣風吹來，帶著園子的丹桂香拂過臉龐，沈黛嬌抬手，白皙如玉、纖長細潤的手指輕輕地將耳鬢的碎髮勾到了耳後，看著怒目而視的孟芙倩反問：「不是妳讓我推的嗎？」

哭聲戛然而止，連周圍那細碎的說話聲都跟著靜了下來。

柳二夫人眉頭一皺，「有什麼事等會兒再說，先扶孟三小姐去休息。」

今日宴會還有男賓，萬一誰不小心闖過來，孟三小姐這副樣子可是要被說閒話的。

可孟芙倩沒聽懂柳二夫人話中的好意，她被沈黛嬌的話氣瘋了，「妳說什麼？」

在她身旁的楊四小姐霍地站了起來大聲道：「妳當著大家的面故意把人推下水，這就是謀殺，我們要報官！」

這時也有人反應過來，對啊，沈黛嬌也承認是她推的人，又有這麼多人看到，去了官府也不怕治不住她，關她幾日吃點苦頭也好！

於是立時便有人站出來附和，說她們願意去當證人。

沈黛嬌卻沒什麼反應，莫說是害怕了，她甚至還在笑。

柳二夫人心中歎了聲，正要開口說話，沈黛嬌身後那半大的小丫鬟抱冬開了口，聲音洪亮到直接將眾人的聲兒都給蓋了過去。

「我家小姐餵魚餵得好好的，兩位楊小姐偏要來搭話，我家小姐本就與她們不熟，便沒有理睬，誰知這孟三小姐不知是何緣故，忽然跑來指責起我家小姐，說我家小姐心思不正、作惡多端，總在背地裡害人，不是好人。」

「這真是天大的汗巖，我家小姐每年救濟出去的銀兩，整個孟府都還沒她一人多，孟三小姐憑什麼說我家小姐不是好人？我家小姐沒理她，她倒好，不依不饒，還揚言說有本事讓小姐當著大家的面害她，推她下水。」

誰能想到一個看起來年紀只有十來歲的小丫鬟，嗓門能大到這程度，期間兩位楊小姐幾度想說話都插不上嘴。

抱冬還掐著嗓，學起了孟芙倩的聲音說道：「沈黛嬌，妳不就仗著沈家保妳，仗著妳爹娘的庇蔭，暗害了那麼多人，有本事妳當著大家的面做啊，妳敢推我下水嗎？」

抱冬說完，場面更安靜了，她那聲兒渾似頂著擴音鼎來的，最後那句還在眾人耳畔繞著，震撼人心。

過了許久，人群裡傳出聲來，「就算是如此，也不能真把人推下水啊。」

沈黛嬌抬起頭，說話的是霍家小姐霍婉寧，教養在晉陽城中是出了名的，她這一開口許多人都跟著點頭。

「她這般有求於我，我若不幫，豈不顯得我小氣？」沈黛嬌笑盈盈地看著霍婉寧，

「說起來，她上了岸應該先謝我才是。」

強詞奪理！霍婉寧皺了下眉正要繼續說，身旁的人拉了下她的衣袖不讓她繼續。

沈黛嬌的目光在那人身上輕輕掃了下，繼而回到了孟芙倩身上，語氣裡帶著寬厚，

「不過我素來不愛計較，道謝就不必了。」

「妳胡說！」孟芙倩臉色蒼白，渾身發抖，一口氣沒上來，直接就厥過去了。楊四小姐尖叫一聲，跟著哭了起來，也不知是因為抱冬的話惱羞的還是真擔心。柳二夫人給婆子使了眼色，趕忙把人扶下去，又叫人請了大夫，那邊楊家兩位小姐紅著眼眶跟了過去，眾人見此便也散開了些不再圍著。

沈黛嬌接過抱冬遞來的另一半魚食，撿了幾顆扔到水裡，看著那蜂擁而至的魚群，她嘴角噙著笑意，心情十分愜意。

「沈三小姐，我雖與妳只有幾面之緣，交情並不深，但有些話我還是想說，妳剛剛那般羞辱孟三小姐，會害她今後再也抬不起頭來。」

端著魚食的手一頓，沈黛嬌轉過身看霍婉寧，臉上的笑意寸寸退去，「想不到霍小姐這麼愛管閒事。」

霍婉寧臉頰一紅，這沈三小姐怎麼這麼不給人面子！

「我只是好意相勸，做人不必如此……」

「勸？我需要妳來教我怎麼做人？」沈黛嬌打斷了她，瞥了眼趕過來的幾個人，語調抬高了三分，「妳這麼好心，剛剛她掉水裡的時候怎麼不跳下去救人？」

霍婉寧愣了下，「我不會水。」

「這荷花池最深也不過及胸，孟三小姐慌了妳們也慌了？等的功夫十個人都救上來了，可妳們為何不救？左右是捨不得壞了妳們今日的妝容，她的命在妳們眼裡都值不上這身衣裳。」沈黛嬌環視過來的這些人，「孟三小姐今日要真丟了性命，人是我推的不假，妳們怎麼著也得算個見死不救，既然如此，妳又是哪裡來的臉到我面前說這些，充做好人？」

霍婉寧哪裡遭遇過這種事，以往她在場的時候，每每說上兩句誰不誇她懂事識大體，但到了沈黛嬌這兒怎麼就成了見死不救？

「倒是我給沈三小姐添麻煩了。」霍婉寧微微福了福身，依舊保持著良好的家教，只是起身時手還有些顫，說完後扭頭就離開了。

沈黛嬌也沒理會剩下那幾個看熱鬧的，捏著魚食又專心餵了起來，控制著魚群游來游去爭搶，心情完全不受影響。

這時哪裡還會有人去觸霉頭，從遠處看荷花池，沈黛嬌站著的地方周圍一圈都是沒有人的。

閣樓內，幾個人收回了視線，柳撫安哈哈笑著，「不愧是晉陽第一惡女，把霍家小姐都給氣走了，她那丫鬢的嗓門隔著半重山都能聽見。」

「直接將人推下水，她還真敢，要出了人命，就是皇上都保不住她，簡直太無法無天了。」鍾譯不贊同地搖了搖頭，看向一直沒作聲的好友，「修垣你說呢？」

「餵個魚總被人擾，的確會不高興。」

平陽侯府的宴會並沒有因為那小插曲受影響，結束時柳二夫人還差人送了一筐河蟹裝在馬車後頭，慢悠悠的往沈府方向行駛。

沈黛嬌懶懶靠在墊枕上，手拿著帳簿緩緩翻著，馬車內褥子鋪得厚實，震盪感都小了許多。

抱冬端了杯茶遞給自家小姐，擔心她在馬車內看書傷著眼睛，便將馬車上的小窗簾子拉開了些，傍晚吉祥街的喧鬧聲頓時灌入，帶著食香味，勾得沈黛嬌沒心思看帳。

她抬起頭朝外看去，只一眼抱冬就知曉了她的意思，喊停了車夫，跑下去抱了幾個金絲餅回來。

蘿蔔刨絲，掐水調味後做成的金絲餅，外酥裡嫩格外好吃，吉祥街的老攤料兒又是實打實的，沈黛嬌倒是想貪嘴，可吃了一個就半飽了，正和抱冬掐著眼神架想再要一個，馬車驟然停下，車外傳來了哭嚎聲。

抱冬掀開簾子往外瞧去，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小姐，有人攔車。」車夫聲音險些被那哭嚎聲蓋過去，「說是要討說法的。」

此時已經到家門口了，抱冬扶著沈黛嬌下馬車，迎面是一老婦人帶著三個孩童，瞧著打扮就是窮苦人家，縫縫補補的老舊外衣上還岔著洞。

老婦人坐在馬車前正哭天搶地，瞧見有人下來，哭得越發凶，「沈家要人命啊！我可憐的兒子好端端就這麼沒了，我們這孤兒寡母的可怎麼活啊！」

沈黛嬌瞥了眼那幾個孩子，大的五六歲，小的才兩三歲，坐在地上渾身髒兮兮的，面黃肌瘦連哭都沒力氣，也不知餓了幾天。

她徑直朝大門走去，那婦人見她毫無反應，抱著個孩子就衝了上來，被抱冬一下擋了回去，「妳幹什麼？」

婦人也沒想到一個半大的丫鬟能有這麼大的力氣，就是越不過去，她只得衝著沈黛嬌的背影聲嘶力竭地喊，「沈家四少爺沈世傑害死了我兒子！你們要不給我個說法，我就一頭撞死在你們沈家大門口！」

沈黛嬌停下了腳步，轉過身看她，眼底染了興致，「沈世傑怎麼害妳兒子了？」

在這鬧了三四日都不見沈家應答，終於有人問了，婦人抱著孩子癱坐在地上哭喊，

「我家二郎到他那兒做活，被箱子砸傷，兩個晚上都沒挨過去就死了，他卻一兩銀子都不賠，還說是我們二郎自找的，那可是一條人命啊！我的兒子，我可憐的二郎，全家都指著他過日子……這可讓我怎麼活，讓這幾個小的怎麼活？」

懷裡的孩子被婦人抱著搖來晃去，原本就呆愣愣的，這會兒更顯得茫然，但還是很配合的跟著婦人哭得上氣不接下氣，看上去可憐極了。

「上這兒可找不到人。」沈黛嬌收回視線，指了指遠處，「亥時他必定在飄香院，申時妳可以去萬家茶樓，要鬧也得見著人再鬧，像現在這樣可要不到說法。」

婦人愣了愣，第一反應是不信，只覺得她是想誑騙自己離開。

沈黛嬌懶得多解釋，轉身走上臺階，隨時注意外頭動靜的家僕趕忙開了門請她進去。

抱冬看著還發愣的婦人提醒，「現在去還能在萬家茶樓外等著四少爺，去晚了可不行。」

不一會兒，府門口就沒再有哭聲響起。

沈黛嬌走過迴廊，正要回院裡休息，迎面走過來沈老夫人身邊的何嬾嬾，笑著與她道：「三小姐回來得正巧，老夫人請您過去呢。」

沈黛嬌想了想今日與她一起去平陽侯府參加宴會的人，跟著何嬾嬾往清齋院走去。到的時候屋裡就坐了一個人，見到沈黛嬌進來，沈黛容神情裡閃過一抹不自在，連招呼都沒打，直接將視線撇了開去。

「祖母。」沈黛嬌行了禮，徑直走到沈黛容旁邊坐下。

沈老夫人撚著手中的佛珠，一雙眼看人時平平靜靜，她沉聲問：「妳在平陽侯府惹事了？」

「沒有啊。」

「沒有？那孟家小姐為何會落水？」

「可能是她自己不小心吧。」

沈老夫人看著她，面色瞧不出喜怒，「這麼多人看到妳推她下水，何來不小心？」

「那可能是我不小心吧。」沈黛嬌說罷，轉而吩咐何嬾嬾，「柳二夫人送了一筐好河蟹，活蹦亂跳的，何嬾嬾，等會兒妳蒸幾個給祖母嘗嘗，說是從上清湖那兒撈的，攏共就沒幾筐。」

說完後，不等沈老夫人接話，沈黛嬌又道：「祖母，東西不貴重，心意卻是足的，平陽侯府如此客氣，咱們是不是該回送些什麼？」

沈老夫人抬了下眼眸，「妳想送什麼？」

「要送就送心頭好，平陽侯府四少爺科舉高中，就以四哥的名義送一方好硯過去，四哥正好有一間書齋，挑一個便是。」

屋內安靜了片刻，沈老夫人撚著佛珠的手一頓，聲音是越發的沉了，「妳倒是想得周全。」

沈黛嬌點了點頭，「兩家交好，這本就是應該的。」

沈老夫人眯起眼，揚了揚手，這便是要她們回去了。

沈黛容臉色微變，這就算了？沈黛嬌可是當著眾人的面故意將孟芙倩推下水，險些出了人命啊。

「祖母！」沈黛容站了起來，急喊了聲，眼裡盡是不滿。

沈老夫人閉著眼沒作聲，這副裝聾作啞的包庇樣簡直要把沈黛容氣死，她張口又要說，何嬾嬾溫聲制止，「四小姐，老夫人上午祈福，今日還未休息，已經累了。」

沈黛容跺了跺腳，氣衝衝地往外走去。

沈黛嬌倒不急，起身後行了個禮，又叮嚀了何嬾嬾多照顧祖母，等走到了院外，毫無懸念的看見沈黛容在等著她。

雖說同歲，兩個人從小到大卻沒和睦過，就連今日去平陽侯府都是分乘兩輛馬車，在荷花池旁沈黛容比別人都更希望看沈黛嬌被送官，回了沈府後她又到沈老夫人這兒告狀，非要看著沈黛嬌去跪祠堂受點責罰才肯甘休。

可從小到大，沈黛嬌何時進過祠堂？

「妳攪得人盡皆知，是要沈家所有姊妹的名聲都跟著妳毀了才高興？」沈黛容攏著腰訓斥，可又沒敢站太近，「妳心眼太壞了！」

「妳蠢成這樣，還需要我來毀妳名聲？」沈黛嬌邊說邊朝她走近了一步。沈黛容下意識後退了一步，警惕地看著她，看得沈黛嬌都笑了。知道她在笑什麼，沈黛容面上越發的惱怒，「要是孟家派人上門討說法，看祖母罰不罰妳……」

「沈黛嬌！」

話沒說完，比這更為洪亮的聲音從不遠處傳來，伴隨著沈世傑氣急敗壞的身影出現在她們面前。

他早晨出門換的鑲金繡服，這會兒袍子尾襬直接給扯出了個洞，上身的領扣都崩了好幾個，衣領鬆垮垮敞在那兒沒個正形，最醒目的還是沈世傑臉龐上的撓痕，好不淒慘。

「哥你怎麼了？」沈黛容看到他這副樣子嚇了一跳，「你、你這是和人打架了？」

「妳問她！」沈世傑一說話就扯著撓痕，疼得他更生氣了，「是不是妳告訴她們的？沈黛嬌妳安的什麼心！」

沈黛嬌樂了，笑得半點不客氣，「給錢了？」

沈世傑氣得牙癢癢，「和妳有什麼關係！」那瘋婆子衝上來就撓人，根本招架不住，害他丟了好大的臉。

「她要真一頭撞死在沈家門外，那就和我有關係了，沒那腦子就別想著讓別人給你白做活。」沈黛嬌看到他臉上的撓痕，臉上笑意更甚，「對了，平陽侯府送了一筐好蟹，正巧他們四少爺這回考得不錯，你從你那鋪子裡挑一塊好硯送過去，以你的名義。」

「什麼硯臺？」沈世傑正在氣頭上沒聽明白她的話，還是沈黛容說了才知道平陽侯府發生了什麼事，氣得要飛起來，「妳拿我做人情？」

自己不出一毛錢還白占了名聲，以他的名義送過去有什麼用，蟹是她帶回來的，難道柳二夫人不記她的好？

她還在祖母那兒先提了這事，簡直太不要臉了！

「四哥。」沈黛嬌清冷的聲音響起。

四周驟然安靜，沈世傑臉上的怒意都跟著退下來了，多年來相處的經驗告訴他，眼前這惡女喊哥，絕對沒好事！

「我那新置的鋪子就在你的書齋旁，你可別再幹蠢事，若沾到了我那兒……」沈黛嬌揚眉看著他。

沈世傑佯裝咳嗽了聲，「怎麼樣？」

沈黛嬌微微一笑，笑意卻不達眼底，「我就把你那一屋的寶貝全給燒了。」

沈世傑的第一反應便是她怎麼知道他那些寶貝的？緊接著就怕了，一點都不懷疑沈黛嬌敢這麼做，縱觀這麼多年來她的所作所為，就差殺人越貨了。

沈世傑甚至相信，要不是因為殺人要砍頭，這會兒她看不慣的那些人墳頭上的草都有一人高了。

可偌大的沈家就是沒人敢管她，祖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四叔那兒護著，宮裡的那位也縱容，哪有人能鎮得住她……恐怕她這輩子都嫁不出去了。

第二章 碼頭教訓紈褲

碧落軒內，小竹林旁涼亭中一股烤肉香飄了出來，一個圓臉的小丫鬟利索地從架上切下還滋滋作響的肉，端著往書房方向奔去。

此時天色微暗，嫁不出去的沈三小姐正忙著看一早送入府的帳簿。

「小姐您快嘗嘗。」知書將盤子放桌上，上面疊著五六片的烤羊腿肉，色澤誘人，泛著陣陣香氣，引人垂涎。

沈黛嬌放下筆嘗了口，眉眼直接笑彎了，「知書，妳的手藝越來越好了。」

「那可不，全晉陽城裡陳師傅烤的羊腿子肉可是數一數二的。」

「不枉妳趴了半個月牆頭去拜師。」幾口的功夫，那盤子內的肉就被沈黛嬌吃完了，她抬眼看知書，「還有嗎？」

「小姐，天色不早了，湯嬾嬾吩咐過的，您不能多吃肉，容易積食。」知書說得語重心長，圓滾滾的肉臉上滿是真誠。

窗外的肉香還一陣陣地往裡飄呢，沈黛嬌擺了擺手，眼不見為淨，「關上。」

知書脆生生應著，出去前把面朝著涼亭的窗戶給關了，可這也不能隔絕肉香飄進來，沈黛嬌瞬間連看帳的心情都沒了。

紫蘇進來時看到自家小姐愁苦的模樣，一下便知道她在想什麼，可小姐從小胃就不好，尤其是「那件事」過後，小姐的奶娘湯嬾嬾平日裡對小姐的吃食控制得十分嚴苛，今日抱冬買的金絲餅都是例外，所以即便是小姐再喜愛，她們幾個侍奉的在這方面都謹遵湯嬾嬾的話。

「湯嬾嬾叫人熬了粥。」紫蘇將粥碗端上來，掀開蓋子，海鮮粥香總算是蓋過了那肉香。

沈黛嬌心情好了些，一勺一勺緩慢嘗著，瞥了眼翻到的帳頁，「鄭掌櫃上午來過了？」

「和喬叔一道來的，留了口信說想讓小姐明日去碼頭瞧瞧。」紫蘇站到沈黛嬌身旁試了試窗外的風，從櫃子裡取出披肩給她披上，「剛剛四少爺讓二老爺訓斥了，氣衝衝的出了府，估摸又去了飄香院。」

「他點那花魁多久了？」

「連續三個多月了，怕是砸了不少銀兩。」

「三個多月了啊……」沈黛嬌眯了眯眼，托腮看著窗外黑沉沉的天，不免有些期待，「看來要有熱鬧瞧了。」

沈老夫人生了四子二女，這偌大的沈府從來都不缺熱鬧事，大房二房每日都是鬧哄哄的，四房那兒雖說人少，但也有十幾個，除了碧落軒……

紫蘇看了眼自家小姐，她五歲入府就被帶到了小姐這兒，當時小姐才不過兩歲，那時老爺和夫人都還在，碧落軒內熱鬧又溫馨。

但好景不長，老爺和夫人雙雙出了意外，留下才五歲的小姐一個人。

雖說還有老夫人他們在，四老爺也寵著小姐，甚至宮裡那位都對小姐很是關心，但終究隔著一層，小姐這一步步走來，她們這些從小侍奉的都看在眼裡。

「小姐，明早您可要去碼頭？」紫蘇回了神，見沈黛嬌在看鄭掌櫃送上來的簿子，

「那現在該歇息了，出城得一個時辰。」

「去一趟，正好走茶莊。」沈黛嬌合上簿子走出書房，院子裡的肉香味這時已經淡了，知書早將餘下的烤羊腿拿去分了乾淨。

秋夜風涼，沾了脖子就容易咳嗽，紫蘇細心地為她拉攏披肩，走回主屋洗漱後，沈黛嬌便早早歇下了。

第二日天將亮，沈黛嬌便出門了。

晉陽城中最熱鬧的早市在東城門，不過清早時已經收攤得差不多，只有早食攤還熱鬧，馬車出城排隊的功夫，抱冬就已經溜下馬車為沈黛嬌買了紅豆糕回來，熱騰騰的冒著氣兒，糯口香甜。

「昨兒個夜裡米價漲了三十，要三錢三一斗了，聽說隴西鬧蝗災，顆粒無收，還得漲。」抱冬念叨著剛剛聽到的。

米價這一漲，麵價也得漲，到時旁的也都要往上漲，等到年底置辦年貨，所費銀錢怕是要高上許多了。

「尋常人家一年到頭也就這麼多。」抱冬嘴上的小盤算敲得響，將尋常人家一年到頭採辦年貨的錢都給算了個大概，末了問沈黛嬌，「小姐，那要是這會兒就置辦起來，豈不是比較省錢？」

沈黛嬌笑了，「隴西鬧蝗蟲是什麼時候？」

「年中，這都有幾個月了。」

「今年雨水比往年少，年初時就有準備了，隴西先有的旱災，之後才鬧的蝗災，朝廷撥下的賑災物資都去了兩批，如今那邊已經安置妥當，妳說的漲價也就是一時的。」沈黛嬌頓了頓，「或者說，不是隴西蝗災引起的漲價。」

「那是什麼？」抱冬剛剛聽買米的人歎氣時說的就是蝗災，也因為這事米鋪外都排起了隊，就怕隔了一天再漲。

「去碼頭看了就知道。」沈黛嬌掀開簾子，馬車已經到了城外，秋日的好天氣，吹過來的風中滿是稻子的香氣。

兩刻鐘後，馬車慢了下來，人聲鼎沸，碼頭到了。

抱冬為沈黛嬌帶了紗帽，隨後跳下馬車將她扶了下來，鄭掌櫃就在碼頭外等著，瞧見小姐過來，忙迎了上來。

「小姐，您總算是來了。」鄭掌櫃搓著手，眼神裡藏不住的焦急，他兩個晚上沒睡好了，這幾日忙得嘴裡起泡，喝口水都疼。

沈黛嬌見他憔悴，抬頭朝碼頭瞥了眼，「都堵著？」

「都堵著，誰也不肯讓，張家蠻橫的很，就說當初他們交的是頭份子，應該先讓他們，昨天夜裡甚至派人去別的船上扔貨，幸虧發現得及時，但傷了人，一早官府都來人了。」鄭掌櫃就是怕張家會耍這種陰招，兩個晚上沒睡帶人守著，但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，東西耽擱一天是一天。

他也是實在沒辦法了，才跟著喬叔去了沈家，如若不然這些事他也不會勞煩小姐，

畢竟這兒鬧哄哄的，什麼三教九流的人都有。

「過去看看。」沈黛嬌也沒有多說，跟著他往裡走去。

雲橋鎮中最大的碼頭上，遠遠望過去停了不少船，但和平時不同的是，這些船停靠的姿態都怪異的很，尤其是右側碼頭，沒一條靠岸，長板子搭起來的梯子都快跨了半條船的長度，什麼都不拿走在上面都怕得慌，更何況是抬著東西。

碼頭上照舊很是繁忙，運貨的馬車，抬貨的短工，臨時搭建起來的工棚中幾個算帳的師傅手裡銅錢一筆筆的往外給。

鄭掌櫃將沈黛嬌帶到了一個工棚前，這裡本該和另外幾個工棚一樣的熱鬧，但船到了兩日，貨遲遲不能送下來，也就沒法搬送。

「昨天出事的是誰家？」沈黛嬌看到張家的船旗，看著就有三條，與別的船混在一塊兒，誰都不肯相讓。

「王家，他們與我們一樣，船都是租的，昨天夜裡打砸了不少，他們還得賠錢。」

鄭掌櫃話剛說完，前邊急匆匆的跑過來夥計，滿頭大汗道：「掌櫃的，張家要擠船，鬧起來了，說要是船走不動就把東西都扔了，叫人拖開！」

「官府的人都來了他們還敢鬧？」

「張二少爺來了，說是扔下去的貨他來賠，不管誰家的，他們的船今天一定要靠岸才行！」

鄭掌櫃回頭看了眼沈黛嬌，「小姐您等等，我去去就來。」

沈黛嬌從張家那傲氣飄揚的旗子上收回了視線，「一道去。」

卸貨的河岸邊比工棚來得更加喧鬧，老遠就看到了張家人帶著不少人，卸貨的短工都已經叫齊，就等船靠了岸馬上卸貨。

張家二少爺張志寶一身的花袍子在其中格外顯眼，他正面對著幾位別家的掌櫃，走近了就能聽到他甚是囂張的聲音。

「進貨價的兩倍賠給你們，扔下河要是撈上來還能用那也都給你們……不同意？不同意往後你們就別想再用這碼頭，廢話少說，趕緊把東西都給我扔下去！」

話音落下，那邊張家帶來的人就開始上船，當著官府人的面將別人船上的東西扔下河。

張志寶還在那兒喊，「你們自己記清楚了，兩倍價賠給你們那算是客氣的，別不識相，往後還想不想繼續做買賣了？」

碼頭上運貨，一來一去短則半月，長則三四月，鋪子裡緊要的、與人約好要送的又豈是進貨價幾倍來算損失，那些個掌櫃自然不答應，可張家買賣做的大，還傍著皇商，小門小戶的確惹不起，今天這樣的場合就是被扔了貨也討不到說法。

「小姐，您去工棚等會兒，我這就帶人上船，絕不讓他們動我們的東西。」鄭掌櫃說著讓夥計去喊人。

「鄭掌櫃。」沈黛嬌喊住了他，「上船沒用，他們帶的人多，打不過。」

「那也不能讓他們把東西扔下去啊。」鄭掌櫃看著那張志寶，「這些天總聽聞張老太爺身體不好，怕是幾位少爺在爭什麼，前幾日還顧及些顏面，眼下卻是什麼都不顧了。」

「鄭掌櫃你可知三十六計？」沈黛嬌嘴角一揚，喊了聲，「抱冬。」

鍾家的馬車進碼頭時，已經有船貨被扔下河了。

鍾譯透過窗戶望出去，眉頭緊鎖，「這張家未免太過霸道。」

「我們就是來看看，瞧過後如實上報便是。」柳撫安叫停了車夫，轉頭看馬車內一直沒說話的陸修垣，「就是耽擱了修垣去書樓，還得跟著我們走這一趟。」

「無妨。」陸修垣搖了搖頭，「你們去看，我在這等。」

柳撫安笑著搖了搖頭，也沒勉強他，正要鬆手，他們身後傳來了沉悶的匡噹聲，像是什麼東西砸落摔碎掉，緊接著就是誇張的呼喊。

「二少爺！」

他們好奇地抬頭望去，只見張志寶捂著後腦杓，一臉不可思議地看著他身後的矮個子，繼而倒在了地上。

場面是詭異的安靜，眾人看著張志寶身後的矮個子，小丫頭模樣還挺俊，就是手裡拿著不知打哪兒撿的半個甕，瞧著有些嚇人。

誰啊這是？她又是什麼時候出現在張二少爺後頭的？

張志寶的幾個手下撲上來，不等近身就停住了，僵在那兒看著那半大的丫頭一手拽著他們家二少爺的後衣領，另一隻手拿著剩下半個的甕橫在二少爺腦門上，氣不帶喘的與他們對峙。

「妳知不知道這是什麼人，趕快把人放了！」張家的吳管事沉著臉呵斥，「出了事要妳的命！」

回應他們的是抱冬的用力一拽，上百斤的人在她手裡彷彿是拎雞仔似的，張志寶就這麼被她給拉到了沈黛嬌這兒，另一隻手還能將那甕拿得好好的。

「給我把人抓起來！」

「小姑娘膽子小禁不起嚇，萬一鬆手把人直接砸死，今天你們在場的怕是也脫離不了干係。」

吳管事的呵斥聲與嬌俏的威脅聲同時響起，那些個衝上來的手下又硬生生頓住了，二少爺要是有個三長兩短，他們今天跟出來的肯定沒好果子吃。

「你們！」吳管事這才注意到帶著紗帽的沈黛嬌和鄭掌櫃，臉色更不好了。

碼頭上來來往往的都是粗人，二少爺今日也是第一次過來，眼前打扮這麼精細，又帶著面紗，一眼就知道是哪家的小姐，而會到碼頭這裡的定是和二少爺一樣，都是做主的人。

一年前老太爺身體不好，想著要培養幾位少爺，以郊外的一處山莊做籌，讓幾位少爺分管了幾個鋪子，二少爺平日遊手好閒慣了，比起大少爺他們肯定是沒勝算的，所以也不太上心。

但就在一個月前，也不知道二少爺怎麼回事，忽然轉了性子，非要比上一比，這可苦了他們底下的人。

眼看著一年之期要到了，臨著新進的貨要趕送，二少爺就使了些手段拖住了幾位

少爺，誰知自己的貨會堵在碼頭這邊，僵持了兩日，他明著暗著使了絆子，可就是靠不了岸，直到今天二少爺親自過來，就有了這一幕。

吳管事心裡比誰都清楚這位二世祖在自家老夫人心中的地位，現在是被砸暈了，要是真被砸死了，追究起來，他們這些下人不死也要脫層皮。

吳管事腦子轉得飛快，他認出了鄭掌櫃，轉瞬就想到了沈黛嬌的身分，整個人就更不好了，自家二少爺是紈褲是霸道，可這一位是惡毒！

「沈三小姐，您這又是何意？」吳管事沒了剛剛那般氣勢，態度軟和了許多。

「我們船上的貨不能丟，這又忙著要靠岸，只能暫時委屈張二少爺了。」沈黛嬌語氣淡淡地道。

說話間，抱冬還十分貼心的將張志寶拎起，半截身子靠在木箱上，以免貼著地著了涼。

「那也不用動粗，沈三小姐，您這樣可是會引起誤會的。」吳管事見話說到這分上沈黛嬌還不肯放人，臉上的笑意斂了下來，「消息要是傳回了張家，引得兩家不快可不好。」

紗帽下，沈黛嬌微微一笑，「倒也不必謝我。」

吳管事微沉著臉提醒，「沈三小姐，您這樣撕破臉不是做生意的道理。」

沈黛嬌瞥了眼張志寶一眼，「吳管事，你現在是與我談條件還是求我？」

「妳！」吳管事快速看了眼自家少爺，「沈三小姐意欲如何？」

沈黛嬌拍了拍抱冬，「把人捆起來先。」

鄭掌櫃帶人上前攔了一步，當著眾人的面，抱冬拿過繩子將張志寶捆了個紮實。末了，她拍了拍張志寶的後背向自家小姐邀功，「小姐，捆好了！」

這看在張家下人眼裡簡直是恥辱，好幾個直接要衝上來，卻見眼前銀光一閃，一把匕首就這麼明晃晃地貼到了張志寶的脖子上。

這下不光是張家下人，其餘瞧著的那些人都震驚了，這哪是什麼大家閨秀，這是流氓啊流氓！

「張家的船在這裡堵了幾日，其中的損失等貨卸下後，我會派人將帳冊送去給你們二少爺，眼下還是先將各家的東西卸了為好，你說呢，吳管事？」

吳管事起初覺得沈黛嬌只是嚇唬一下，眼下心裡也不確定了，他隱隱想起些什麼事來，有傳聞說沈家三小姐幾年前殺過人，但那事兒被壓得極死，最終不了了之。

「是是，沈三小姐說的是。」吳管事盯著那匕首，心快跳出嗓子眼。

「既然張二少爺如今不能做主，那我就代為調遣他的人，吳管事你看合適嗎？」沈黛嬌端的一副好商量的樣子。

「合、合適……」

「那好，勞煩吳管事去船上通知一聲，讓陳家的船先靠岸，之後是劉家的，嚴家的，還有我沈家的，中間隔著張家的船，就得辛苦你們這些人在其中搭橋，幫忙卸送。」

「那是自、自然的。」

沈黛嬌客氣地朝吳管事伸手，做了個請的姿勢，「那請吧，吳管事。」

「那我家少爺……」吳管事望向她身後，只見那丫鬟輕而易舉的把自家少爺直接扛了起來，上肩時還掂了下。

「這……這上船的路不好走啊，萬一有個什麼意外，我也不放心，要不把少爺留下，沈三小姐妳放心……」

「我不放心。」沈黛嬌打斷了他的話。

不遠處，三道身影已經立了許久，柳撫安看著被扛上船的張志寶，因吃驚張大的嘴巴許久都沒鬆緩下來。

「我之前就知道沈三小姐身邊的丫鬟嗓門大，卻不想還是個力大無窮的，不過想來也是，她出行最多只帶兩個人，平日裡結下的仇那麼多，若沒點本事也護不住她。」

「她這法子也太極端了。」鍾譯這回倒沒說她的不是，只是覺得將人打暈這種辦法並不正經，倒像是三教九流裡混出來的。

「狠是狠了些，可你看，事兒不就妥了，看來我們是白跑一趟。」柳撫安原本是受表哥所託過來一趟，想用平陽侯府的名頭行個方便，如今看來是用不上了。站在他們身旁的陸修垣沒作聲，視線落在那道身影上，看著她走上船站在甲板上。紗帽遮掩著容貌，看得並不清楚，但她只是站在那兒就能讓人注意到，甚至連那紗帽底下的神情他大約也能想到幾分。

一陣風吹起了輕紗，那微微揚起的嘴角映入他眼底，果然自得的很。

「我聽我娘說，沈侍郎過世時，為了他們夫婦留下的家產，沈家還鬧過一陣。」十年前柳撫安也只是個孩子，這些陳年往事也都是聽說的，「後來齊家派了人來，也不知怎麼的，最後那麼多東西都交到了才五歲的沈三小姐手上。」

「只怕是宮裡暗中插手了。」鍾譯也知道這事。

當年沈侍郎和趙大人一同運送賑災銀兩，沈夫人隨同前往，中途遭遇山賊，足智多謀的沈侍郎將賑災銀兩藏匿後，以自己為餌引開了山賊，求趙大人照顧妻子，為他們爭取逃走的时间，最後沈侍郎死得很慘烈，山賊為洩憤將其吊在了官道之上數十日。

而後山賊持續追殺，沈夫人又為救趙大人身亡。

當時的國庫並不充盈，所以那筆賑災銀兩極其重要，消息傳回來後，皇上即刻追賞了沈侍郎夫婦，對他們唯一的女兒自然也是頗多縱容。

「說起來她今年也十五了，該議親了。」柳撫安說著便笑了，只怕是沒人敢娶啊。

「她難道不與趙家結親？」鍾譯看了眼沈黛嬌，「趙二少爺與她年紀相仿，不好？」

「趙家嗎……」柳撫安笑著搖了搖頭，沒繼續往下說，只轉過身喊陸修垣，「這兒沒什麼事了，我們陪你去書樓。」

陸修垣點了點頭，收回了視線走上馬車，很快三人便離開了碼頭。

第三章 路遇趙家兄妹

這廂，沈黛嬌正讓鄭掌櫃拿紙筆寫了一長串的帳目數，瞥了眼捆在一旁的張志寶，示意抱冬給他翻個身，背朝著自己。

張志寶從刺痛中迷迷糊糊醒過來，發現自己不能動彈，正欲轉頭看，只聽見嘩啦啦的紙張翻動聲，自己的手指被人掐捏著按在什麼上，接連按了三下，緊接著他就對上了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，臉圓圓的，看年紀只有十來歲的模樣。

「妳……」話沒說完，脖子一陣疼，張志寶眼前一黑，又暈了過去。

「小姐，還能暈上半日。」

「夠了。」沈黛嬌將按了手印的欠條收起，其中一份塞回了張志寶懷裡，看向並排的船，十分滿意他帶來的這些人。

這麼個搬法，天黑之前她的貨就能卸完。

等輪到張家自己的船靠岸卸貨時，天已經暗了，鄭掌櫃叫人清點了數目後前來向沈黛嬌稟報，「小姐，都齊了，我送您回去。」

「你帶人連夜把這些東西分到鋪子裡去，明天趕早送貨，遲送的那幾家，每家減一成貨款。」沈黛嬌吩咐道。

「小姐，一成是不是太多了？」要是這樣，這一批可沒什麼賺頭。

沈黛嬌從燈火通明的張家船上收回視線，語氣平靜的很，「在商言商就沒有什麼交情可言，越是熟客，有些東西越要分得清，虧不了。」

「小姐說的是。」鄭掌櫃連連點頭，對沈黛嬌獨自回去還是有些擔心，「我派人送您回去吧，從鎮上回城也得半個時辰。」

「不必。」沈黛嬌帶著抱冬上了馬車，出了碼頭，耳畔傳來的是街巷的熱鬧聲。雲橋鎮臨著青衣江，靠著碼頭營生、做買賣的人格外多，白天鋪子通開，來來往往的人群中大都是商販，到了晚上便會有許多人出來閒逛。

馬車經過最熱鬧的地段，行走得十分慢，一停一頓的不是很舒服，沈黛嬌便直接下了馬車，帶著抱冬走過去，讓車夫在後頭跟著。

「小姐，今日沒去成茶莊。」抱冬緊跟在自家小姐身旁，以防行人靠她們太近。

「不著急。」卸貨的事已解決，她打算過幾日再去茶莊。

這時前面忽然傳來鬧哄哄的聲音，抱冬踮腳望過去，前面有間鋪子周邊圍了不少人，險些將整條路都給堵住，四扇鋪門都被擠得搖搖欲墜。

「怎麼又漲了？這才一日功夫，昨天夜裡漲了，今兒個又漲了三十，這都三錢六一斗了，誰吃得起。」

「就是，人家西鋪那邊就沒漲。」

「你看著吧，明日一早西鋪保准也會跟著漲，這要漲到了四錢一斗，不知道要餓死多少人。」

眾人議論紛紛的是米價，今早出門時抱冬才在城裡聽聞漲價，這才一天不到的功夫又漲了。

「進的貴了，賣的自然也貴，隴西鬧蝗災，都漲了，眼下鋪子裡也沒剩多少，你們就是想要也沒有。」米鋪掌櫃顯得十分無奈，別看賣出去的貴了，進價也高啊。

「隴西那邊早就太平了，再說那邊的收成年年都不好，哪裡會有這麼大的影響。」不知誰說了聲，才平息下來的人群又鬧了起來。

沈黛嬌站在人群外看著起頭的書生衣著樸素，瞧著是清貧度日的，他手裡還捏著

個白布袋子，想必是來買米的，卻不想又漲了價。

「是個明白人。」沈黛嬌點了點頭。

「小姐，不是蝗災鬧的，那是什麼緣由？」

「今日張家的那幾艘船，艙下應該都是糧。」

沈黛嬌留意過張家，張老太爺身子骨不爽利，約莫是想選繼承人了，幾位少爺卯足了勁，輸贏就快要有結果了。

「那還要漲多少？」

「最多再漲一回，不會超過四錢。」

但再要漲個三十，就整整多出三成的價了，家境富庶的且不說，每家都有存糧，對於那些只靠著個米缸，月月得添的，這怎麼受得住。抱冬心裡默算了下，眼睛瞪得很大。

沈黛嬌揉了揉她的頭髮，「回去了。」

兩人正要繼續往前走，身後傳來叫喊聲，「沈三小姐？」

轉過身，沈黛嬌看到來人，微微一笑，「趙二少爺。」

「還真是妳，剛剛佳慧說看到了妳，我還不信。」對在這裡遇到沈黛嬌，趙彥淮顯得有些意外。

沈黛嬌視線落在他身旁，趙佳慧扁著嘴，看起來一臉的不高興。

「我正準備走。」沈黛嬌也沒有要和她打招呼的意思，視線掠過後對著趙彥淮道。

「我們也要走。」趙彥淮看著街上的行人，笑得溫和，「想必是街上人多，馬車走得慢，所以妳才下來的吧，不如一道過去？」

路不是她修的，自然是誰想走就走，沈黛嬌點點頭，一行人便順著人潮往前走。趙彥淮走在了外側，正好隔了來來往往的行人，「妳今日前來是為何事？」

「來碼頭看看。」

不等趙彥淮說話，趙佳慧忽然道：「碼頭上三教九流的，妳一個大家閨秀在那拋頭露面可不合適。」

「佳慧！」趙彥淮眉頭微皺。

趙佳慧仰起脖子，態度倔得很。

「妳也去碼頭了？」沈黛嬌倒是沒生氣，問了她一句。

「我怎麼會去那種地方！」

「妳沒去怎麼就知道我是拋頭露面的？」

趙佳慧語塞了下，哼道：「妳去了就是！」

「這雲橋鎮上每日來來往往的人這麼多，三教九流之人怕是比碼頭還要多，妳如今站在這兒也不合適。」沈黛嬌指了指她手裡戴著的小玩意，「三教九流賣的東西妳也敢戴？」

趙佳慧連忙捂住手腕，「妳怎麼知道我是在這裡買的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她就瞥見了旁邊攤子上掛著的與她手上的一模一樣，頓時漲紅著臉氣得不行。

「佳慧！」趙彥淮的語氣重了幾分，「不得無禮！」

趙佳慧扁了扁嘴，不再說話，但臉色更臭了。

「對不起，佳慧她說話一直這樣，但沒什麼壞心，妳別放在心上。」趙彥淮望著沈黛嬌，短暫的失神了下，神情越發溫和，「忙了一天可累？」

「不累。」沈黛嬌語氣淡淡。

「近日妳可有人宮看望貴妃娘娘？」

「還未去過。」

「聽母親說，前些日子天冷，貴妃娘娘病了。」

沈黛嬌的腳步頓了頓，很快又朝前走去。

認識這麼多年，趙彥淮多少瞭解她的脾氣，便沿著自家姑母的病展開話題，「如今已好些了，她倒是時常念起妳。」

「下月宮中宴會，我會去拜見貴妃娘娘。」沈黛嬌的語氣緩和了些。

這時已經走過了這條街市，車夫駕車停在路邊，趙彥淮在她之前開口，「我們也準備回城，天色已晚，不如一起，我也好放心些。」

沈黛嬌沒有拒絕，在抱冬的攙扶下鑽入馬車。

這邊趙家的馬車也已經過來了，趙佳慧瞪著前面，「二哥，我們為什麼要和她一道？」

「雖說回去只半個時辰，但她一個姑娘家，走夜路多少不安全。」趙彥淮看著她，語氣裡不容置疑，「妳剛剛說的話已經失禮了，不可對她如此。」

趙佳慧氣呼呼地上了馬車，憋了半晌後對著趙彥淮道：「二哥，她從小到大做的壞事沒一籬筐都有百八十件，你幹麼護著她！」

「我沒有護著她，我們趙家本就該對她好。」趙彥淮掀開簾子看前面，馬車晃悠間，隱隱還能透出些裡頭的光。

「這些年我們趙家對她還不夠好嗎？姑母疼她都已經超過我了，二哥，沈三夫人是救了爹不假，但爹也不用拿你的婚事去報恩，要真把她娶回來，趙家上下豈不是要雞犬不寧？你可知道就在昨天，她在平陽侯府把孟三小姐推下了水。」趙佳慧當時也在現場，對沈黛嬌說的那番話印象十分深刻。

「就是因為沈三夫人救了爹，她小小年紀沒了爹娘才會如此。」趙彥淮放下簾子，語氣裡更多的是心疼，「倘若沈三夫人在的話，她必定不會養成這般性情，也不會做那些事。」

「二哥，難道你喜歡她？」趙佳慧瞪大眼睛，表情滿是不可思議，就沈黛嬌那樣的女子，二哥怎麼會喜歡。

「妳往後見了她不許再這樣無理，爹說的話妳忘了？」趙彥淮沒有接話，而是再次囑咐她，「不論別人如何說她，妳都不可，記住了？」

沈侍郎夫婦是整個趙家的恩人，所以她要對沈黛嬌客客氣氣。

這樣的話趙佳慧從小聽到大，都膩煩了，在她看來沈黛嬌要什麼有什麼，闖了禍皇上都包庇，有什麼可同情可讓的，這麼多年只見過她欺負人，沒見誰在她手裡占過便宜。

想到這兒，趙佳慧更加堅定了想法，沈黛嬌那樣的人，絕不能進趙家的門！

「哈啾！」沈黛嬌在馬車上一連打了數個噴嚏，眼眶紅紅地接過抱冬遞來的帕子。

「可別凍著了。」抱冬將備好的斗篷給她披上。

沈黛嬌擺了擺手，剛想說話，迎上來又是一個噴嚏，淚花都冒出來了。

「看來今天惦記我的人不少。」她說話時帶著鼻音，聲音尤為嬌俏，「算算時辰，那張二少爺應該醒了。」

「趙家的馬車還在後頭。」抱冬往後看了眼。

這會兒都已經進城了，趙家的馬車還跟著，似是要將小姐一路送回沈家。

「小姐，趙二少爺對您一直都很好。」抱冬也想過姑爺人選，想來想去，趙二少爺勉強還是配得上小姐的。

沈黛嬌打了個哈欠，「我對妳不好嗎？」

「小姐，這是兩回事。」

「這就是一回事。」

趙家的馬車一路跟到了沈家大門口，看著沈黛嬌進去了才離開。

吉祥街尾，過了兩條巷子，豪華的張家府邸內，布置極為奢侈的院落中傳出殺豬一樣的慘叫聲。

「老子的手要斷了，要斷了！」張志寶看著大夫將自己僵硬的胳膊擰過來，疼得冷汗直冒，「疼疼疼！」

一旁的張二夫人看得心疼極了，與那大夫說道：「陳大夫你輕點。」

「綁了大半日，僵的時間太久了，得再按摩半個時辰才行。」陳大夫說著，那手勁下去，又疼得張志寶嗷嗷直叫。

張二夫人連忙給寶貝兒子擦汗，「再忍忍，志寶你再忍忍。」

陳大夫算是張家的御用大夫，治療張志寶自然也盡心，將張志寶被綁在身後大半日的手擰了些，又按摩了一陣後便要給他敷藥。

這一通下來，大半個時辰過去，張志寶感覺自己出了一身的汗，手是能動彈了，火氣也跟著蹭蹭的往上冒。

他是在被吳管事送回張家的路上醒的，也就個把時辰之前，醒來時整個人活似被凍僵了一樣，動哪兒哪兒疼，就在剛剛，他險些以為自己的手要被陳大夫給弄斷了。

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送走了陳大夫，張二夫人問道，滿眼心疼。

這幾日兒子早出晚歸，她都沒怎麼見著，今兒回來卻是這副樣子，身上還多了不少傷。

張志寶晃了晃自己依舊發酸的手，沉著臉不吭聲。

吳管事說是沈家三小姐的人打暈的他，還威脅他帶去的那些人幫著卸貨，綁了他大半天，最後別家的貨都卸了，就剩張家那幾條船要連夜忙，也不知能不能趕在明早搬完送進城。

「志寶？」張二夫人見兒子走神，擔心的很，「你頭上的傷怎麼來的？」

話音剛落，門外就傳來了張老夫人的聲音，邁進門檻看到坐在那兒的張志寶，那股心疼勁兒彷彿張志寶受了什麼重傷。

攙扶著張老夫人進來的張玥靈忍不住翻了個白眼，「祖母，二哥不是好好的嗎。」

「好什麼，好好的能讓沈三小姐給砸了頭？哦喲喲快給祖母看看究竟傷著哪裡了，陳大夫怎麼說的？哎喲這怎麼還有瘀青啊……」

張老夫人越是提，張志寶心裡就越是惱火，他竟然讓一個女人給打暈，還被脅迫了，這簡直丟人至極，他和那沈黛嬌的梁子算是結下了！

「祖母，我沒事。」張志寶不耐煩地道。

「怎麼沒事，她沈家與咱們張家也沒什麼過節，怎麼還打人了？」

「都說了我沒事！」張志寶正要起身，感覺自己衣兜裡不大對勁，伸手一摸，從中摸出幾張折疊好的紙，翻開來一看，臉色更難看了。

張玥靈朝那兒瞥去，想看看是什麼，可惜還沒見著那幾張紙就被張志寶直接捏成團扔在了地上。

他霍地起身，朝外頭喊了聲。「吳管事！」

一直在外候著的吳管事小心翼翼地應聲，「二少爺。」

「備馬車！」對張志寶而言，眼下更重要的是鋪子的事，都忙乎了這麼些天，再怎麼樣他都不能輸。

「哎，這身上還有傷呢，志寶！」張二夫人扶著張老夫人趕出去。

屋裡瞬間安靜了下來，張玥靈從地上撿起那紙團打開一看，不由笑了。

在祖母眼裡，二哥什麼都好，他在外仗勢欺人也沒什麼不對，好嘛，如今遇上了一樣惡名在外的竟被這般折騰，欠條都寫下了，難怪剛剛他臉色這麼差，讓個女子整治成這樣，說出去多丟人。

想到這兒，張玥靈心裡忽然有了主意，用手將那欠條熨了熨，對折後放入懷裡，朝著張老太爺的院子走去。